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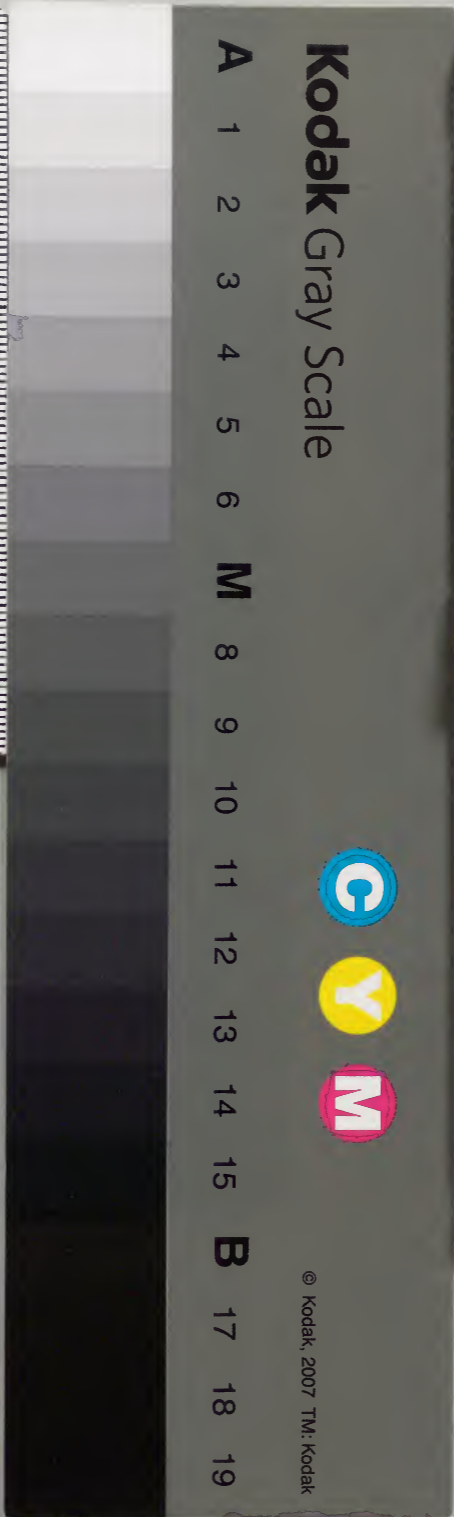
# 鷺峯林學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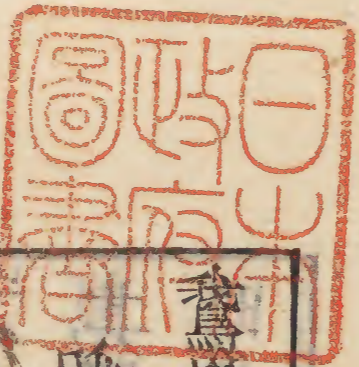
九十八之九

和書門	二〇六四三	函	一〇九	架	一〇三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和書	二〇六四三	函	一〇三	架	一〇九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0643
	冊數	103 (43)
	函號	205 163





鷺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九十八



跋六

穀梁傳跋

顯考羅山先生曾加訓點於穀梁傳此傳點本未聞  
先於此者我受讀之藏巾笥有年而冷一門生寫其  
點於白文以為副本頃間再校之然猶恐有風葉之  
拂殘 戊申之春

吾與篇跋

戊申二月上旬火災連日修史暫休羣書悉藏文庫

在側者唯一小管而已管中有吾與篇二小冊可七  
 十葉口授侍史以加訓點或壓紛擾或慰寂閱此篇  
 辛丑之年石原居士所輯宋元明儒者吟詠也余平  
 生好古書然此書之編未滿十年而不詳石原為何  
 者在今則不拘其書之新古不擇其編者之顯微唯  
 為忙裏偷閑之一具耳侍史問曰篇中所載皆可取  
 之乎荅曰理學之詩如周程張邵朱子則誰容喙於  
 其間哉諸儒皆倣慕之而庶幾者也如象山白沙陽  
 明等則其言高而有陷于禪之妨乎不可不擇焉往

年余求此書先示亡嗣加朱句人亡書存今見彼卷  
 尾數字淚與筆落淚痕乎墨痕乎滴滴點點滴書點  
 畢是月十三日夜晚林夕陽叟跋

文中子點本跋

文中子於我道自程朱之門見之則未為純粹然孟  
 子沒後尊信仲尼者董之後韓之前唯斯人乎其門  
 人有房魏而致貞觀太平則其所教縱雖不及三代  
 禮樂然非尋常空言之比乎其自續六經擬聖作者  
 果不免僭也續經不傳則未知其可否今猶有元經

殘篇其元魏擬正統與溫公帝曹魏相似豈其可續  
 麟經乎此論不易言焉今姑舍是中說之文比論語  
 僭則僭矣然其所論辨未必違聖道乎且其文字奇  
 而古也先考好古書有欲加點之志然未遑而止今  
 一覽之次口授侍史粗附銜訓蓋是亦繼述之一端  
 乎寬文戊申仲春中旬起筆至晦日終篇而跋其後

新序跋

劉向新序十篇昔嘗一電矚今得史館之餘暇惜春  
 宵之太短口授侍史石習新加訓點畢其文也或簡

或繁實是奇古者也分句讀之間猶不免差謬乎他  
 日再校而可也其載事多出於左國戰策家語遷史  
 等而非無詳略異同彼數書通行于世此則見者少  
 矣若其信彼疑此乎然此人校書天祿通貫百家則  
 可有據也況於南豐校正哉讀者彼此參同質正則  
 其補於好古而益於博物也寬文戊申三月冀葉二  
 六加一之夕弘文學士院林叟跋

書勸學文後

洛人迂知信雖未相面然聞余鄉里同閭也問其家

系則曾祖乃祖乃父曾所相識也知信少而志學就  
五十川梅菴索書一語乃不顧拙筆寫文公勸學文  
以示之嗚呼今新費千百言亦何有加於斯哉知信  
其思焉 戊申之歲

觀花詩卷跋 藤勿齋末之

時難得矣逢暮春之暖境難得矣入西園之佳景難  
得矣對十分之花人難得矣應雅士之招斯時斯境  
斯景雖獨樂可也然不若與衆乎乃得同志之友於  
是主也客也相合相得欣欣陶陶共把毫搦髭於此

下者羣客之志也銜盃舒嘯於其間者主人之至  
樂也微醺三盃酌花既醉新吟數章和鶯互應其志  
其樂底事抑夫追慕王右軍會於蘭亭乎是日亦天  
朗氣清果其庶幾程先生同趨舞雩乎時維雲淡風  
輕不亦悅乎不亦樂乎弘文院學士林叟有障不接  
其席他日聞而羨之主人需跋不已於是塗墨于其  
詩卷之尾 戊申之歲

跋石生新序

新序十卷口授石習始加訓點未遑再校然習寫之

已本以畢全部在我則爲副本之幸在彼則爲親炙之證其猶不懈則豈啻是而已哉努力戊申之歲

題忍岡文庫書目後

黃金滿籩不若遺一經况數千萬卷之多哉熟思往事正係丙戌之臘余歲二十有九初賜宅地明年春土木管成而移居焉先考分家藏漢倭之書一千部賜之又分七百部賜亡弟靖猶餘數百部以自藏之歷年增益殆千部晚年常言以是授嫡孫春信不幸丁酉之災先考所藏悉焦土未幾易簣其遺書纔存

在忍岡別墅者依遺命分贈舊識群僚及門人家僕余及靖文庫幸免災愁有克家之志且辱賜官庫副本加之蒙五百金之惠或寫其不足或求其所闕於是藏書又不少乃分授二子勵其螢雪之業且分置別墅備火災之變及甲辰之冬奉修史之事移家於別墅而本宅藏書悉從而藏於此爾來唯視館事所舒卷倭書而已漢籍檢閱稍疎非無蠹害之懼而自省則齡超知命如靖慙猶弱既遊地下况余入老境而多憂積勞哉今茲季夏白雨不降炎日昭回實

是晒書掃蠹之好時也然史館之事不可弛焉故每朝出篋帙晒之而已申之間勤館事如常而每夕收納所晒之書點檢卷冊而改作目錄各記于篋面與目錄相合且先考所賜與余所增益共押印識別焉二旬畢事漢籍千三百八十部倭書併家書七百六十部加男贛所藏總計二千六百部篋近五百冊向三萬而肯受於先考者不失隻字所賜靖之書亦見存其子憲文庫餘慶之大何以加焉嗚呼身體髮膚全而歸之孝之一端也由是推之則所遺之典籍傳

而存亦是可不謂孝乎贛也憲也可不思乎余不肯也雖愧肯堂之才然蒙餘澤之恩一紀之際所增益者倍於所受傳唯恨力不足而不讀盡焉才拙而不能記臆焉方今日錄之編在漢籍則立十子以分其類在倭書則記番數而敘次第連架並置明明歷歷雖多不雜何惑出納哉若其史館官本則漫不混私別有目錄之在嗚呼我既衰矣日亦不足力亦不及終修史之事則足而已贛也其勉旃入此文庫則管公書齋不可羨焉宅嗣芸亭匡房文庫亦可蔑視乎

然猶有逸書新編之可求則逐年增補而可也晒書  
既畢目錄亦成乃記其趣於後以示懲云爾寬文戊  
申六月晦弘文院學士林叟書於忍岡文庫

題梅洞集後

花落枝存不亦傷乎嗣子沒而父猶遺不太悲乎慙  
沒後花復開而人不歸唯見其遺文譬諸剪裁花有  
色無香乎開而落落復開感於時也剪裁之不落不  
粘費於巧也何若遺文光焰之長哉花之開不過二  
旬人生亦不滿百則慙也早世以人生觀之天也其

名與遺文永存則不亦壽乎所謂殊壽不貳任天之  
所附而已嗚呼命也明道先生哭子曰賦生之類雜  
燥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  
不能長余今為慙亦云爾乎淚與筆落而書於遺文  
後寬文戊申七月莫殘五葉之日老爺學士跋

東舟先生遺墨跋

右詩歌一軸叔父東舟先生遺墨先生無嗣家集散  
失余常惜焉今採拾其僅存者於反古堆中且病間  
倭歌七首易簣之後其草在衾枕下先考不堪哀憐



乃使門人村梅雲寫於一牋今併之附於軸尾嗚呼先生沒後三十一年對之如視盛容誦之如聽玉音古云存則人止則書況於自作自筆哉雲亦已為烏有追慕先生之餘彼亦不可忘乎寬文戊申七月二十九日姪恕跋

說苑跋

先考雅言劉向新序說苑有益於稽古便于博覽欲加訓點而示學生多務不果余欲繼其志者久矣方今修國史雖無暇然膏油繼晷之勤不可廢今春既

終新序而說苑資始不苦夏夜之短不厭蚊蠅之噬而對北窗之涼至秋夜稍長而二十篇悉終加點之功是亦先考一言遺訓之餘也他日再校是正而可也 戊申之秋

又

石生晝候史館夜侍書院受余口授加點於說苑而寫諸其私本以終其功勤而不怠勞而不倦可以嘉焉余跋家本彼亦寫之余為彼加數語於其本以為之證 七月晦

書授島周史記後

昔先考授史記評林一部於侍史寫點加朱而後以別本換之而復為家本余幼時就此本一覽爾來或門生請寫點或侍史欲一見者乃許借此本丁酉之災在某人之手失世家三冊以新板本補之余家藏遷史數部其中吉田氏所刊嵯峨板太本有訓點未遑加朱丁未之冬侍者島周有一覽之志余為試彼之力乃命之就此本寫朱句於嵯峨本彼候史館之暇勤而不怠至今年仲秋全部功成於是為勸其學

且稱其勞遂授畀此本點朱既備讀過可易為汝待其再覽聊可記臆周其勤哉 戊申八月朔

荀子跋

荀子雖非醇乎醇者然比他諸子則有間者也其文奇古而不易讀故初學者捨而不顧焉先考嘗加訓點未半有故而寢方今史館之暇繼成其所餘而全部功成讀者取其醇者而辨其疵則豈其可不為多聞之助乎

又

賀璋候史館之暇時時夜坐加點於荀子余口動則  
彼手不休不休而功積功積而終篇余授副本於彼  
彼復寫點於其本一舉而兩全可不謂精于勤乎他  
後勿怠勉旃戊申八月六日

書三國志後

韓子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則無如  
讀歷史然歷史之廣望洋向若故學者讀三史而三  
國以下閣而藏之思而罷焉余少而好史學讀史畧  
而知鼎足割據之勢厥後覽通鑑綱目識正統僭偽

之分寬文丙午之秋國史編修之暇時時繙三國志  
一覽魏書家有太故而不遂其功而輟今茲孟秋再  
起微志讀蜀吳二書然自巳至申則史館之勤官事  
不懈及旦暮休退則私務亦不可廢焉或一朝五七  
葉或一夕十餘葉積旬累月陳志裴註不遺隻字悉  
加朱句此亦先考遺訓之一也幸終其功不亦悅乎  
自兩漢見三代則三代古而兩漢今也自三國見兩  
漢則漢為古蜀魏吳為今則聊免馬牛襟裾之嘲乎  
曰否自晉至元猶有十七史之堆豈無周覽之志哉

然齡超五旬則餘年不可測也先讀了一史亦苟生  
之一樂乎乃書家本之後以勵餘力也寬文戊申季  
秋六日弘文學士院林叟涉毫于書燈下

皇極經世書跋

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有功於易道高出於諸子之  
上雖朱文公之集成至解易則專據邵子之說然則  
窺易者不可不讀之熟讀觀物篇則天地陰陽之理  
皇帝王伯之變元會運世之數飛走動植萬物之事  
無不備焉且設漁樵之問答其要亦歸於易而竊比

伏羲自非學至於聖處則何以及此哉若人不可得  
而名焉自稱曰無名公不亦宜乎非諸子自誇隱名  
之類也實是具觀物眼窺見伏羲心也今秋史館退  
休之暇仲龍約日而至把筆不休或對斜陽或伴夜  
月或跋七寸燭或聽三更鐘者數矣遂終訓點之功  
我素無暇彼亦非安居者我勵餘力彼不撓志而見  
其效不亦幸乎乃依彼請而跋其後維時戊申重陽  
之夕弘文院林學士滌筆於籬菊之露

家禮跋

儀禮久矣古制難悉倣焉朱文公家禮取簡要而應其時也後儒倣之遂施行于天下永為儒門之法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則在 本朝之今難悉倣乎不然何處何家何人不有冠婚喪祭之事其所因其所損益無此書則何據何倣乎乃知不讀家禮則惑流俗陷異端不能知儒禮者必矣然學者或疎忽之或束閣之可以太息焉頃日史館之暇口授仲龍加倣訓兩夜而終篇為令有志者便於句讀也龍也未跋乃書其卷尾 戊申之秋

跋田童子所藏羅山全集

文敏先生全集刊行既七八年人人見之然百五十卷之堆終周覽之功者十之二三耳雖親炙門生有志不果者亦多田童子攢求得一部寫朱句三月而終全部在童子之勉則可謂奇乎其文集則諸體無不備焉其詩集則羣類無所漏焉咨汝攢也若著意於此則其所倣據其所考索此一部而足耳何必羨滿架充棟之蓄藏哉懋哉懋哉 戊申九月二十七日

四部跋

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者周張二先生開示道學  
之秘發明聖經之旨孟子沒後千有餘年非諸子之  
所跂及者也然言微理深故學者不能知其妙朱文  
公作之解說而人人習誦之猶不能無句讀之誤頃  
日史館之暇伯庸屢來書院而陪燈下乃口授之加  
訓點而四部共得終其編聊勵餘力之勤惜尺璧之  
陰者乎嗚呼聖人之道如天不可階而升也然著眼  
於此則進一級之步窺數仞之牆乎庸其念茲勤哉  
庸乎乃併跋四部後 戊申之冬

爾雅跋

先考比及弱冠求得韓本爾雅手加朱句其自跋謂  
乃覺學力之進其後加訓點於唐本及晚年以唐本  
賜余以韓本授亡弟靖今並存在余及姪憲文庫共  
為遺書之一珍頃間余復得韓本一部乃以授憲子  
鼇據家藏唐本手自寫點而館暇纔二日而成於是  
借憲所藏之韓本併註疏對校以寫朱句總十一卷  
經十一夜而畢點也朱也共是先考之手澤所謂二  
難弁者也乃知合璧無瑕聯樹增光而可以磨智可

以通明也乃喜而爲之跋 戊申之歲

大戴禮跋

三禮各立於學官並行于古今周儀是聖人之制作不可輒論焉大戴小戴共古禮傳存於漢者也然小戴獨行大戴不列於經蓋其言之粹者取於小戴記而爲一家之書時人情之復捨其餘四十篇而稱大戴禮而遺於後世者乎其餘之遺者亦多格言則不可不讀焉故朱子亦採用之臨川以是補逸經可以證焉然今學者未熟三禮如大戴則不及卷舒余常

痛焉頃間史館之暇口授侍史石習初加訓點然文簡難通辭古不解者往往有焉姑強爲之句讀非無妄作之懼佗日若得閑暇則可加訂正累十餘夕首尾功成是亦好古之一癖乎非誇能驚人之謂也

戊申孟冬十日

又

昔放翁讀漢書吹燈聽新鴈於夜半今余點戴禮開口於來鴈之時歷賓鴈之候終編於寒鴈之影余亦夜半燈下一老翁而已侍史石習把筆顧一行之新

自秋至冬點點陣陣伴連雲之影谷打更之聲雁之  
飛有漸訓點之功積而有成乃跋習本以彼學之進  
比焉漸之次而激勵之勉哉

洪範皇極內篇跋

先儒曰八卦九疇相爲表裏然八卦者更四聖之手  
而其理其數其占詳也九疇者禹箕傳而武王受之  
其理其數其占隱而不彰九峯蔡氏生於數千載之  
下有所發明而其理數之隱者始彰而其占法亦備  
矣識者謂與四聖同功也著意讀之則其深妙者可

以知乎今口授仲龍加訓點于皇極內篇先開其端  
以爲他日熟覽之階級者也 戊申孟冬

新語跋

先秦之書今存者人皆尚其爲古文漢興以後初著  
書者其唯陸賈乎是亦後秦之古文也劉項元來不  
讀書然項滅劉興其故何哉新語十二篇每奏稱善  
豈謂劉不讀書哉馬上取天下而馬上欲治之則豈  
可得長久哉然則十二篇之詞雖不多實是四百年  
運之助也顧其爲書則無不本六經論孟不可以縱



橫辨士之說併見也古文云論說云不可不一覽焉  
偶得休暇口授侍史石習初加訓點兩夜而終聊追  
三冬文史之跡者乎戊申孟冬十八之夜弘文學士  
院林子跋

跋春泰白氏文集後

白氏文集行於本朝久矣然古未有印本故家家  
寫之人人誦之菅江博士共加傍訓傳寫不廣全部  
點本稀見之先考嘗寫半部之點且加朱句於全部  
以爲家藏頃年板本出矣其點半寫舊點半妄新加

不免訛繆我男釐就家本稍改正之頃聞春泰得板  
本而借釐本寫朱改點全部一覽以終其功近歲初  
學習詩文者多是以二體真實爲足泰乎大部周覽  
可謂勤也乃跋其卷尾勵前程泰其勿懈戊申之冬

律呂新書跋

律呂之調天地自然之聲也聖人製管以爲之高下  
蓋夫開物成務之一端也遷固以來歷代諸儒說之  
詳矣然猶有異同之差而不能免毫釐之謬律不能  
一決故度量權衡亦不得其正西山蔡氏參校古今

而古製始明朱文公爲之贊嘆則誰敢擬議之哉頃  
間史館之暇冬夜之永口授狗庸加訓點畢我拙筭  
法故雖不能窮其蘊然於他日之校證則又非無小  
補乎 戊申仲冬朔

八觀八戲跋

山水八觀動植八戲依野節求而所題贊也八觀聊  
借江山之助傲有聲之畫八戲似好事閑言語故託  
名擬作然靖節賦閑情廣平賦梅花則翰墨之戲豈  
我而已哉 戊申仲冬

理氣篇跋

理氣二篇太極資始天地運度曆象日月星辰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陰陽五行四時地理潮汐先儒之格  
言備盡矣蓋吾道之根源無先於是固學者之要務  
也口授仲龍加訓點累四夜了或浸寒月於墨池或  
跋燭影於漏籌或敲堅冰以滴筆露或映廳雪以添  
眼明乃是勵老衰之力激少壯之志者也時維戊申  
仲冬十四夜弘文院學士跋

臥聽千聯跋

右漢聯二百韻倭聯二百韻漢和合聯百韻總計千句而其中滿百之上有加五韻者不及數之漢聯者尋常底事為令小姪及侍童等習此式也倭聯者先年初作古而今般再興之但先則七字體今則五字城學長卿不為者也把漢家之字聯我國之事是亦史館餘務之一端所謂戲言出於思者乎如合聯則今初成之漢語以對倭語倭事以駢漢事嘗聞眺三笠之月於明州則萬里之波可以同明復聞接西湖之梅於金澤則一枝之春可以認信由是推言則漢

倭之隔心地之根豈不對託哉筆下之花何不併開哉言畢呵呵擡衾敲冰以跋其後戊申之冬

呂氏春秋跋

呂氏春秋之為書雖成于嬴秦之初其事則上世之所傳其言則當時才士之所記也故歷代取之以為所據者多多嗚呼不韋身貴家富然一時之榮獨此書長存而不韋名亦不朽祖龍屠不韋家其人不足惜此書可惜其免坑火者亦一幸也書既古而其事博其文亦奇也史館之暇夜燈之休一覽十二紀八

覽六論悉加了訓點然高註疎而難解者往往有焉  
口授之間恐不免訛謬若猶保餘年則他日再校而  
可也戊申季冬十三夕弘文院林學士跋

又

戊申仲秋口授賀璋初加點呂氏春秋及孟冬至十  
九卷璋有風疾仲冬余亦有微恙而未終功季冬余  
復平璋亦如常今日館休無世事之妨終日閑暇乃  
自二十卷至二十六卷悉加點終全部之功起于已  
終于亥凡百一葉余口不暇試勵老晚之力璋筆不

滯乃勤而不倦者也因跋璋本以為他後之證戊申  
季冬十三夕弘文院林學士記

倭蒙求跋

攻玉者磋之磨之而得其光深帛者一入再入而得  
其色凡事事皆然豈容易可遂成哉倭蒙求之編舊  
牘既脫稿猶攻玉未磨深帛一入今春聊加琢磨而  
再入合弁以為冊子今日閑暇又一覽之改正十餘  
件猶不及得光得色乃知請記不可恃而考索不可  
不詳也嗚呼二千二百件不為不多然以國史視之

則太山之一杯河海之細流也作之而無益乎不然  
諺曰一文者無文之師也蒙之未其足乎若其童蒙  
由是擴之而有得則聊觀我國之光乎呵呵寬文已  
酉春正月穀日國史館提舉林叟把筆於晚林夕陽  
之影

教家摘句跋

藤教家者良經公庶子也號弘誓院大納言頗有文  
才且達墨痕稱于世此一冊抄出前輩詩文佳句傳  
稱教家自筆也頃間書估攜來示之乃寫之以藏於

文庫名之曰教家摘句己酉之春

近思錄點本跋

先儒謂近思錄者四書之階梯也然則周張二程者  
髣髴孔曾思孟再生乎我先考熟覽四書而讀近思  
錄加朱句未遑訓點及近歲而此書梓行訓點遍于  
世余曾一覽之間有不滿於意者頃間新刻一本出  
不加訓點余見之以爲幸退館之暇口授侍史石習  
加附倭訓於字傍併葉氏註總十四卷終編功成不  
亦悅乎然非無片字絲毫之誤他日猶再校而可也

嗚呼四先生不可喚起濂洛之淵關陝之遠不可企及唯讀此書則可准待困丈而親炙乎聊似航一葦進一步者乎 己酉二月九日

武將圖帖跋

往歲阿倍正之老士請我先考羅山子及余與士弟春德而擇本朝武將自道臣命至義滿公總五十人戎衣設色各敘其事其後又依或人之求而標百將以作小傳今既刊行流播於世正之所圖深藏於家故無知之者傳在其次男泉州太守正朝許正朝

裝潢之為帖字裏之篋之以為家珍請余為之跋嗚呼正之沒後殆二十年其嫡子政繼亦歸漢我先考及春德既為烏有尋常遺物亦不可忽諸况其於武林名將之圖像哉其珍藏固當我亦不可無憾於父弟遺墨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鈞是人也其中勇冠三軍功蓋四海者實是間出之豪傑也故軍旅之勝敗不必在兵之衆寡而在將帥之優劣也是以武王三千勝殷紂億萬世祖八千破王莽百萬然生涯有窮異時隔世則其人不可見焉其人雖沒其武功不

可志焉其圖於麟閣煥於雲臺描於凌煙者不亦宜乎  
本朝者武國也將帥之雄偉不劣漢唐超過四  
夷者衆之所知也然擇前代名將之殊尤而畫其遺  
像思慕其功烈者正之其權輿乎正之祖先任參州  
奉仕御當家世有勞功且其父忠政發中射獲之  
勇許多載在家譜正之亦從難波則檢視敵軍之形  
勢赴椎葉則搜賊徒之巢穴其度量之拔群舉世所  
知也然則著意於此豈不有所覃思哉正朝繼父之  
志靈陳其所以由來乃是孝慕之一端也余漸老慙

遺通家之交彌深益厚何爲其可辭之寬文己酉孟  
夏二十日正當先大君御忌辰有感於此把筆跋  
圖帖之尾

### 大學或問跋

大學經傳據章句而其旨明矣又加或問而彌詳矣  
永樂之大全附或問於章句而加分註則讀章句者  
不可不參考之先考訓點家本備矣今復使貨璋瞻  
於別本以爲之副而元本以藏于庫副本以置座右  
便於朝繹暮繙者也 己酉五月二十二日

楚辭王註跋

楚辭註家無先於王逸無明於朱子然世人唯讀朱註至王註則閣之不知以朱註為要可參考王註可謂偏也先考曾以王註之首加訓點其後又點朱註本可謂兼備也頃間村顧言借王註家本終寫點之功其不廢本始者乎他後又讀朱註則聊知屈子忠憤之趣乎嗚呼三百篇之後一變為騷不可不讀之依顧言之未跋其後云爾 已酉之夏

跋石習小學句讀後

古人惜三餘今人何不然哉石習書則服史館之勤夜亦當待坐之直其餘暇寫小學句讀之點乃知其私退亦不怠倦也嗚呼汝猶弱也夙興宵寐戴星焚油則其效可以睹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勉旃勿忽我言 已酉六月朔

孔叢子跋

孔叢子之為書也不若論語之粹然可列家語之末者乎果為孔鮒所錄則先漢之書也或其雜漢儒之手抑亦古也豈與異端諸子可混同哉不可不一



覽也况其先儒亦援之以為證哉史館之暇夏夜之  
短背負蚊眼懸鏡口授石習加訓點訖已酉六月十  
五夕

連叢子跋 已酉季夏

連叢子或附孔叢子末其言雖不如聖賢然不可謂  
非格言乎其人則孔氏之裔也列孔叢末亦不為過  
乎或以去古漸遠故除之不列於叢之末是亦不為  
無謂也然今就其所附之本口授石習假一夜之燈  
光點上下連叢訖嗚呼聖人不可企及雖其裔孫之  
所言非常人之可比則世業者苟不庶幾連叢哉

跋中庸或問新寫點本 已酉之秋

中庸久混戴記之中及程子表章之粲然于世其高  
第游楊呂侯為之解說張子亦嘗解之其淺深異同  
非尋常之可優劣焉朱子詳論辨之決其取舍是所  
以作或問也其諸說有未得其全文者然大全附其  
要於分註以此與章句參考則朱子之所取舍可自  
知焉且宗廟昭穆之說無詳於此窺經典者不可不  
知之朱子之功偉哉微斯人則後學何知微旨與義之正  
館休之暇使賀瑋寫家本訓點於別本對校之以跋其後

重跋五十武將圖

五十人武將圖者阿倍正之所創而其父男大久保和泉守正朝所傳也余既依正朝焉爲之跋正朝又請敘阿倍大久保氏異其本是一而不措焉余素知其由來故不能辭焉竊聞御當家開基於參河國以來大久保氏累世勤仕更無貳心就中新八郎忠俊忠功超群後號五郎右衛門尉剃髮號常源族類滋蔓常源其嫡也常源弟曰忠次號左衛門次郎是亦下流之祖也忠次子曰忠政養於阿倍四郎五郎

定次定次亦奉仕 清康君廣忠君 東照大神君

立志抽忠事在家譜定次有子曰次重戰死於參州

上野之役故以忠政爲塔繼阿倍氏忠政亦號四郎

五郎忠政性嗜武藝最精射法十六歲初臨戰場或

射殺敵將或手得首級自天文歷弘治永祿元龜至

天正之初參河遠江駿河之間大小數十戰屢蒙

大神君感賞而戍遠州二俣城漸老退居有三男正

之其季也然繼忠政家號四郎五郎奉仕 台德院

殿 大猷院殿或奉使於遠方或爲隊長守城門度

量不常其名顯聞正之有五男長子政繼爲家督其  
次正朝而正義忠隆政重也正之令正朝復木氏稱  
大久保也正朝曾奉近侍大猷院殿敘從五位下  
號宮內少輔今改稱和泉守是其大畧也阿倍大久  
保雖異氏其本惟一且其世世忠勤亦均實是士林  
之美談也然則正之圖武將其所庶幾良有以也正  
朝珍藏之不亦善乎 己酉孟秋

書姪憲和淵明己酉重陽韻追慕其先人詩後  
遠慕靖節可謂雅趣也近懷先人可謂孝思也遠者

近者此歲此日感慨所係良有以也嗚呼于支一周  
偶當誠是奇遇然人皆不著意汝獨及之其平素之  
志有所由來也古謂淵明不得而見之得見菊花是  
可乎先人亦不可得見焉見其遺詩而聊可以寫不  
慕之情而已 己酉九月

### 四書大全跋

昔嘗以四書大全好本授亡嗣愨愨手自加朱句於  
全部校正文字而爲諸生講大學寫家本之點其後  
應姬路故拾遺之求講孟子至離婁篇隨講加點及

拾遺迹而講止矣黜亦不暇終之以史館之事無盥也慤沒後四年使諸生分就家本寫訓點而學庸或問併中庸論語全部及孟子萬章已下悉終其功以達慤之遺志而置於座右觀於晨昏猶視彼也古謂存則人亡則書噫

己酉九月中旬句

### 韓詩外傳跋

齊魯韓詩共亡唯韓詩僅有外傳之存其為古書也片言隻字猶可取用焉况於十卷之成冊哉件件條條之末各以詩曰證之觀事可以解詩聞詩可以論

事併詩與事讀之則未有起予之賜商豈無解頤之匡鼎哉史館之暇燭臺之下令侍生石習把毫終口授訓點之功乃是好古之一端惜隲之餘勢也寬文已酉孟冬六日之夜弘文院林學士跋

### 刊本七武跋

七武久藏函底混在硯塵堆裏人少見而吾亦忘焉此是少壯之作為稽古之一端而已豈意梓行之徧於世然冷初學知五百餘年大概則他嘲何必厭之唯慤今老艾文筆不進於昔也尾退儼元本一校周

覽未跋不止一朝眠醒猶在臥內口授云爾已酉之歲

跋文章軌範

編古文者不少或簡或繁繁者讀之不易若謝疊山文章軌範擇而精簡而易讀且其大膽小心之分類也其評品也其句法也著心著眼超過尋常見者熟讀則知其所以不負軌範之名乎史館之暇冷左生讀新刊本而以朝鮮本對校之以改正訛點數夜終篇至最末載歸去來辭乃知疊山庶幾淵明也嗚呼淵明未沒則典午猶存疊山獨存而宋朝未亡其所

編之古文乃後世之軌範其人是忠臣之軌範豈可與他之編纂同視之哉已酉閏十月十日夜

六義堂會詩跋

半百之題一夜之吟才有優劣句有功拙各應其分則優而巧者不可心褒之劣而拙者不可心貶之今一電覽之間往往漫批作者著意則不為無益乎長馬猶加策况於小駒老駘之雜其間哉古曰惟數學半優者思之後覺微先覺劣者思之已酉之冬

富士八景圖跋

士井能登守家老大野宣綱求

我邦太觀無如富士山者好事之人標出殊絕八品  
以擬瀟湘之景八者皆係富士然唯以暮雪係之是  
亦准彼湘雨列八之一凡經過山麓者滿眼皆雪且  
送夕照於三穗松風深晴嵐於阿倍水影開歸帆於  
田子浦浪迎秋月於賤機山間眺落雁於浮島之廣  
原欹耳於清見晚鐘支枕於宇都夜雨則眼界豁而  
遊賞極矣况其描於一軸之中為座右之具則朝朝  
暮暮不離咫尺哉不知何清玩加焉己酉之冬

納梅洞集于出雲大社跋

出雲國杵築大社闔國之總鎮古今所奉崇也鎮座  
以來雖歷危亂不預兵革人人知焉故謹奉納梅洞  
集合部十六冊於社邊文庫欲令亡廟遺文存於萬  
世其名不永朽也仰冀神明照鑑己酉十一月朔

鷲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九十八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鷲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九十九

跋七

本朝通鑑前編跋

本朝通鑑前編三卷以日本書紀為正而參校舊事紀古事紀辨同異削繁冗以低書之粗加倭姬世紀古語拾遺元元集於其間聊倣劉氏外紀金氏前編之例而附神武紀首以尋神國之宗源崇皇胤之正統若夫少康奉伯之事則異域之所傳稱今不取焉  
巳酉之冬

白虎通跋

註聖經謂之傳又謂之解不舉全文標出要旨演繹其義謂之經翼如班孟堅白虎通則經翼之最者也指仁義禮智信以為五常人人知之然其解義始于此書也古之入小學入大學之年數非無同異然朱文公唯以此書為斷則其餘演經義者皆所據之正可推知焉學者不可忽諸史館退休之暇口授石齋新加訓點以遂一覽縱然小部於讀經則有大補而已嗚呼孟堅於史則有漢書其文賦則載蕭選舉世

知其為廣才然未詳白虎通之為經翼乃其唯信耳之所聞而目不觸之弊乎己酉仲冬二十七夜參半弘文學士林叟跋

擊壤集跋

康節先生道德學術高明不可窺測焉先讀擊壤集慕其風流仰其人豪則庶幾乎想夫風雅以來可無此作豈其唐宋他人詠吟之比哉頃間刊本出而妄加訓點余恐其讀者誤句讀而史館退休之暇令左筠誦之一夕一卷併附錄七夜而終編其間觸目入



耳往往刪正傍訓然猶有遺漏可必再校姑茲作跋  
以為一見之證 已酉之冬

西京雜記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班史五十萬言猶有遺漏而西  
京雜記一小冊補其闕也其趣葛氏後序言之今遇  
時之餘惜日之餘冷石習加點於西京雜記畢既入  
漢魏之叢流行于世則雖非索隱者然不免見雜書  
之誡乎自解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韓子亦不云  
乎太木為末細木為桷由是言之則讀漢書者以班

為高粱以是為短椽則細大不捐之謂乎 已酉之冬

跋左傳授村顧言

今春村顧言請讀左傳訂刊本之點余專勤國史之  
事久不見左傳且為便於敘事許之每月課三四夜  
使彼誦之余自以舊點本對校之未過半顧言有疾  
而緩矣平復又興起之至嘉平中旬終編經傳杜註  
凡三十四萬五千百三十六言不遺隻字知其句讀  
亦是稽古一務也若其熟讀之通列國始末則知史  
遷世家自是而出且著眼於其文章之妙則知韓柳

歐蘇亦步驟於此然後潛心於凡例書法之趣則於  
聖筆之微亦庶幾可管見乎勉哉 己酉之冬

性理大全跋 百三十六

解四書五經開示其蘊奧於宋儒備矣其為輔翼無  
切於性理大全萃本傳來已久頃年新刊本出而流  
行于世便於學者然倭訓往往不免紕繆余家藏朝  
鮮本限旬分讀甚鮮明矣自去歲之夏乃把此本而  
日授猶庸仲龍每月各課三夜新加訓點以塞修史  
之暇螢雪月燈分影假光積一年有半餘而全部七

十卷遂終編之功乃是老年之九子孫之貽不為無  
益也每終一卷附贅子加朱句一校亦成矣隋珠趙  
璧不可換焉豈敵帝青璽之比哉寬文己酉臘月弘  
文院林學士跋

又

言之善也不可行志之發也不可遂去歲之夏  
日授猶庸點太極圖說併及通書西銘正蒙而謂猶  
庸曰汝不倦把筆則可點性理大全全部庸曰是我  
素志也於是加仲龍而一人相代加倍訓夜課之積

字業之累盡其編帙至二十九卷乃是言之善者行而志之發者遂矣詩曰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庸亦事斯語而非半途而廢者况在史館餘暇則其所勤不為不多也若夫熟讀再校寫加龍所點終全部之功則自家之鴻寶而為學海之舟楫乎勉哉寬文己酉臘月弘文學士林叟跋

又

性理大全全部七十卷新加訓點訖其執筆者猶庸仲龍也其中龍也所點四十一卷踰半部有餘每月

三夜不違其課來以薄暮去則三更勤而不怠勞而不倦周年又累月而得見其效有效則忘其勞有勞則成其功不亦善乎若夫寫加庸也所點於汝本則白圭不玷藝潤全芳乎齡猶壯矣筆亦健矣余於汝有所期也勉旃龍乎寬文己酉臘月弘文院學士林叟跋

跋田攢漢書 己酉之冬

田攢讀漢書周覽全部其開卷在放翁聞新鴈之夜其終篇及方朔讀文史之時今冬有聞其惜餘之勤

見半歲之効非凡童之可比然古人有不满十歲通史漢者况於汝至成童哉余暇日間數件試記臆否其褒與不褒在汝勉哉聞新刻本紀傳用舊點則恰好表志及序凡例新加點則定知有訛謬也他後與余家本校正而可也

文選跋

先考家藏文選點本五部而唐本一部賜余倭本二部分授靖與慙而古本唐本各一部在官賜銅庫丁酉之災共罹池魚余唐本亦在銅庫為烏有倭本二部幸存爾來余殊惜唐本之亡而求新渡本一部

去歲臘月命侍生島周以寫點之事至今年之夏全部六十卷其功成矣乃喜補舊本之闕准先考之賜也頃間姪憲侍側習讀文選余以新點本對校之訂正之使周寫之正本即先考所賜慙而今慙藏焉憲所誦則所賜靖之本也靖慙不幸雖早世然傳在其子弟之手則彼此共先考餘澤永存者也一感一悲又添一歡不肯忘焉於是書其由來以跋於卷尾寬文己酉臘月弘文學士林叟記

跋文選與島周

戊申之臘余使島周寫點於唐本文選而舊刻倭本一部授與周曰汝能用力於此而點余本畢則汝本亦可併寫之依其成與不成見汝勤與不勤而已周悅於心勞於色且彼日日陪史館不得專為之而夜夜勤之惜春宵之短愛夏日之長歷半年終唐本之點以呈進之然後濺墨滴於倭本喜秋夜之永忍冬朝之寒及嘉平之末遂成其功以自藏之兩部都百二十卷一暮之勤是亦非不厭不倦則何以睹其效哉於是心與色中外共悅矣詩曰雨我公田遂及其

私汝點滴亦此之謂乎為彼莞爾為彼作跋昔己酉十二月下旬弘文學士林叟記

易學啓蒙私考跋

易道大而難見初學者對之則如隔雲霧而望天此朱文公之所以作啓蒙也蒙既啓則易道可觀矣然不能思研精則不能啓我蒙余初窺易道昏昏蒙蒙不能見日月之明退省吾身知才之拙先潛心讀啓蒙而考其典故聊會得文義於是昏蒙稍啓管窺其一斑其所考勒為一卷以私藏焉不敢示人頃間小

出氏龍泉懇請繕寫既成每有館休屢質疑義乃覺  
彼有啓其蒙之漸不懈則眼界霧開日月之明可指  
而易道之祕亦可鑿乎嗚呼邵朱兩夫子不可得而  
見見啓蒙則足矣孰讀通之則可求邵朱於神裏乎  
推而上之則義文周孔亦不遠乎易者天也不可階  
昇也啓蒙一書者昇天之階乎階亦不可容易昇也  
一卷私考其舉趾之一等級乎不躡等而徐進則雖  
天之高或夫可跂望乎寬文庚戌三陽加二之月交  
泰爲太壯之日弘文學士林叟跋

論語諺解跋

論語諺解自學而至里仁四篇先考文敏先生所  
授也以朱註爲本擇取諸說而經旨粲然今對之則  
手澤猶新讀之則如待講席非末學之徒所可及也  
若夫粗低書新奇之說廣其多聞耳唯惜其未終全  
篇也頃間再覽之以首尾不記姓名故爲證先生述  
作乃加跋云爾 庚戌仲春

韓文跋

家藏古本昌黎文集四十卷先考弱冠所讀也親筆

卷尾曰慶長癸卯十一月十七日讀了可謂享之千金者也其訓點蓋其官家博士之所加乎抑亦五岳禪徒之所爲乎傳寫之間往往非無毫差之謬然觸目之間著意讀之則不足爲妨乎頃年蔣之翹所校之本流行于世讀古本者幾希余亦覓一部藏之蔣本今加點刊行見其大槩古本蔣本文字異同不爲少矣蔣所改正多據朱子考異則不爲無謂也板本訓點亦與古本大同小異乃知此亦寫先輩之本非今人之妄意也故使賀璋寫家藏古本點於蔣本且

與板本對校聊加取捨起筆已酉之冬終於今年之春此亦史館餘力之一務也於是以前點本授附男憲諱曰遷固以來以文章獨步古今者無如昌黎加之周程以前見孔孟之道者亦無如昌黎是朱子之所以爲韓文考異也豈尋常文筆之比哉璋復寫點已本兩部成功勤而不懈勞而不倦者可以嘉矣乃記其顛末以爲跋語云爾寬文十年庚戌二月六日夜弘文學士院林叟識

漱芳園百詠跋

香山一夜之詠太白一斗之詩雖不可企及焉一日  
之吟百首之數則同徒費居諸之謂哉彼則錦繡以  
煥此則珠鱗相雜其甚者薰蕕同器不免識者眼乎  
然蓬在麻中則自直入芝蘭室者自化不有先覺則  
後生何以覺之乃知章蒙求我之教而非友不如已  
者乎 庚戌仲春

半百雜詠跋

半百之吟成於三人之手一覽之批觸於一叟之眼  
吟者覃思於乙夜批者下筆於電頃則有所誤失而

被作者訝乎然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古人於圍碁猶  
云爾况於詩戰哉惺窩先生有云詩無善惡不可嫌  
一見優於我者可傲慕之劣於我者禁而不可為之  
如斯而後我所短日除所長日進若夫求人瑕誇我  
才則不如不作詩也所謂三人行則有我師之彷彿  
乎今就五十首之中加點者十三其餘所批亦有差  
作者守惺窩之言而見之則必有他日進步之效而  
已 庚戌仲春

性理字義跋

加賀中將求之



性理字義之為書學者不可不讀焉先人羅山叟嘗加訓點故加賀少將君懇求而寫之今中將君傳而讀之乃汲北溪之流沂南脉之派則伊洛之淵洙泗之源豈可不窺而尋哉 庚戌季春

記人所御靈考後 依堀道鄰之求

右所考各非無據就中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太夫人藤太夫橘太夫文太夫六靈者貞觀五年舊記無可疑者加吉備聖靈火雷天神為八似不的當然菅靈猶合祭之亦可無妨乎不審真備公有何怨靈

而混於此哉拾芥抄七靈各註其人唯吉備聖靈闕其名則是亦貽疑乎竊考續日本紀天平元年長屋王欲傾國家事顯而自盡其室吉備內親王亦自縊斯人其可有怨靈蓋因吉備名同誤傳為真備公乎又以藤大夫廣嗣列藤原太夫人之次推之則果為真備公則人臣而與廣嗣同時也乃可列其前後不可列最首若為內親王則皇族也因世次列崇道之前良有以也但內親王不可有聖靈之稱以俗指菅神曰聖廟例觀之在真備則可謂聖靈乎共是臆見

之說不足解惑也嘗聞桓武帝祭井上皇后之靈保元上皇祠崇德帝靈於洛之大炊御門則加此一靈於六靈而除吉備火雷則八所之名相應而已請問丁寧不能緘口故聊述私慮非敢公言之

庚戌三月

韓文外集跋

韓集四十卷家本舊點備矣既使賀璋謄之蔣本而一校了外集十卷未聞有古點今日授璋新加傍訓數夜而功成就思外集所載題名之類或不滿百字或十餘字者亦有之然收拾不遺者蓋片言隻字亦

可為作文之式也東坡所謂百世之師天下之法者亦不為過乎且附錄一卷亦加點訖

庚戌三月

四書人物考跋

記言記事皆史之職也學庸論孟皆記聖賢之善言既知其言則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則不可不知其事是所以方山薛氏作人物考乃是四書之史也其所考者博其所據者正讀四書者以是為羽翼之便為格致之助則豈其小補而已哉己酉之冬每有餘暇或一朝或一夕只授侍生田植往往加訓點至

庚戌之夏全部四十卷得終其功因附小跋於卷尾以爲老而不倦之證 庚戌孟夏

讀耕集跋

亡弟讀耕齋林靖文集詩集外集總六十卷孤子憲勵繼述之力終雕刻之功乃奉納壹部參拾冊於伊勢文庫庶幾唯仰神風之悠久聊欲微名之幸存而已 庚戌之夏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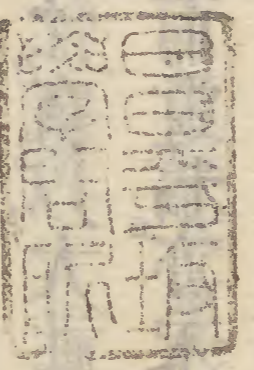
家姪憲新刻其亡父讀耕齋全集六十卷勒爲二十

冊聞出雲杵築大社文庫初建乃奉納壹部以表微忱竊以大社振古無兵革之災然則假神德之餘化而遺稿亦永傳於不朽也 庚戌之夏

晉書跋

晉書不一藏榮緒王隱所作今不傳唯唐太宗所撰專行于世蓋後於臧王而擇之詳者乎余昔見通鑑知司馬氏興廢然有周覽晉書之志未果近歲史館之暇或一朝或一夕有須臾之閑則採而見之多則一卷少則數葉然他書日課各有所定而見之稀矣

自己酉之秋資翁至庚戌之夏紀志列傳載記全部  
百三十卷悉加朱句了是亦稽古之助學而不倦之  
効乎寬文十年庚戌五月中旬弘文學士林叟跋



鴛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九十九終

文政重印

